

實地走訪印度 大大增廣見聞

專題報導

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日我參加由張創辦人建邦博士創立與領導之「台印合作論壇」代表團，至印度進行為期八天的訪問之旅，印度對台灣民眾而言，係一個陌生的國度。因此，在此將與大家分享獲益匪淺的個人所見所聞及所思。

緣起

「台印合作論壇」代表團的成行，係一連串因緣巧合所促成。其中，關鍵人物為「印度—台北協會」的谷南吉會長（Amb. Ranjit Gupta）。谷會長曾至本校演講，與淡江關係友好良久。台灣的外交工作，由於屢受中共方面的打壓，拓展尤為不易。此次訪問印度亦不例外。若無谷南吉會長的鼎力相助，印度之旅將無法順利成行。

本代表團係由跨黨派（四大政黨）、跨領域（政治、經濟、科技）的人士組成，訪問團之成員有：行政院經建會副主委謝發達、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人張旭成、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副執行秘書汪庭安、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秘書汪誕平、親民黨政策中心副主任黃澎孝、台灣團結聯盟政策會研究部主任李先仁、全國商總常務監事王應傑、工商協進會副秘書長林添貴、全國工總副秘書長陳清男、世盟總會顧問姜文鉞和淡江大學教授戴萬欽等。代表團既是跨黨派又跨領域，幕後協調工作的難度，若非親身經歷恐怕難以想像體會。也因如此，更加突顯張創辦人率團訪問印度之難能可貴。

「台印合作論壇」會議

「台印合作論壇」會議於印度國際中心（India International Center）舉行，該中心的成立宗旨為增進國際社團間相互瞭解與友好關係，因而聲望頗佳且會員層次高

，現任主任為曾任印度國防部副部長及內政部副部長的沃哈(Dr. N. N. Vohra)博士。

「台印合作論壇」會議能順利舉辦，意義十分重大。台印合作論壇不僅為中斷四十多年的台印關係注入新血，豎立起一新里程碑。會中兩國人士發言踴躍，氣氛熱烈到取消中場休息，以換取更多的討論時間。我國行政院經建會謝發達副主任委員，在會上分析台灣與印度經濟關係的現況與前景的展望。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人張旭成，在會中既強調台灣民主發展的成果，又分析當前亞太地區的國際情勢。印度前外交部次長暨前駐台灣代表嘉納(Mr. Vinod C. Khanna)則在會中強調，政治因素不應當成為印度與台灣發展經貿與科技合作關係的障礙。

看到代表團這些跨黨派、跨領域的團員們，會上為了拓展外交、為了台灣的共同利益，皆能捐棄黨派成見，同心協力為台印關係的實質進展作出努力。今日，印度擁有世界頂尖的軟體工業，台灣則以電腦硬體的設備生產聞名世界，兩國若能合作，必能互通有無，達到雙贏的局面。

拜會行程

拜會行程中以德里大學與尼赫魯大學，最令我感興趣。能以研究生的身份，參訪國外知名學府，機會彌足珍貴，更是一種殊榮。德里大學與尼赫魯大學為印度頂尖的高等學府，菁英薈萃。尼赫魯大學校長與德里大學副校長於接見代表團時，皆對張創辦人表示，願與淡江大學進行學術交流。淡江若能與此兩所聲譽卓著的優秀大學，進行實質的學術交流合作，對全校師生而言，不啻一大福祉。

兩所大學學術研究風氣鼎盛，雖硬體設備有限，然而研究成果極為豐碩。參訪中，看見兩校學生認真投入的學習態度，再回頭想想自己的研究情形，不禁為之汗顏。

淡江大學設備完善，我應該更加認真，加倍努力才是。

中學時代習及印度歷史，對我而言，國大黨（甘地所創）僅是背誦的名詞。我僅為一個研究生，自然也從未想過自己有朝一日竟能踏入該黨黨部，並受到正副秘書長親自接見的禮遇，這實在是由於張創辦人在學界及政界聲望崇榮，對方才給予如此待遇。印度人民黨副主席接見代表團成員，其場面之盛重與接待之周到，充分表現出身為執政黨的泱泱大度。副主席為人和藹可親，在代表團成員離開前，他還平易近人地拉著我與他合照，令我受寵若驚。此外，副主席八歲的小孫女以純真的笑容，親切地招呼每位來訪團員，她的天真童趣為正式的拜會場合，增添柔性和熱情的氣氛。

由於連續三天的拜會與參訪，行程皆頗為緊湊，故每天都得趕場。

每日列於拜會行程之中的政府及民間組織少則四個，多則高達五個。時間表更是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一點全部填滿。由於活動過於密集，因此連中飯都沒能好好地吃。代表團成員雖然疲憊不堪，卻無人抱怨。因為代表團清楚地明瞭此行的使命是為台灣拓展外交工作，並非私人活動，因此再累也要撐下去，再累也是甘之如飴。

文化洗禮

拜會行程結束後，代表團一行參觀了泰姬瑪哈陵。隨團導遊表示，泰姬瑪哈陵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，這座以白色大理石築成的陵墓始建於一六三一年，歷時二十二年方完成。泰姬瑪哈陵高二百五十呎，四邊各有圓柱形高塔一座，四方高塔均向外傾斜十二度，其目的在於避震。簡言之，泰姬瑪哈陵主體若遇強震，高塔只會向外圍傾倒，並不影響到建築主體。由於肉眼無法看出高塔向外傾斜，因此建築學或美學上皆堪稱匠心獨具，其設計之精準亦令人歎為觀止。白色的大理石陵墓在不同角度的光線照射下，會暈染出各種色彩。由於該陵墓為加汗王為紀念死去的王妃泰姬瑪哈所建，而

加汗王死後亦與王妃合葬於陵墓中。因此泰姬瑪哈陵背後其實蘊藏了一段浪漫淒美的愛情故事。

泰姬瑪哈陵純白的瑰麗樣貌，令見者傾心。親眼目睹的心靈悸動，亦非筆墨能形容。其精美的設計與完美的品質，令人讚嘆不已。為捕捉心中的感動，照相機的快門按個不停，以跟短暫的停留時間賽跑。

回程途中順道參觀阿格拉堡，此堡因用紅色砂岩建造而成，又稱為紅堡。阿格拉堡內有蒙兀兒帝王接見民眾與貴賓的宮殿、欣賞舞蹈表演的中庭、純白大理石建成的珍珠寺等等，殊為壯觀。整座城堡規模之大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
從新德里到泰姬瑪哈陵來回需十小時的車程，路況頗為顛簸，所幸沿途的田園景致迷人，夕陽尤其耀眼眩目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否則這麼久的車程，夠折騰人的。

當車子為繳納過路費而暫停路邊時，車窗下突來三個人，一股腦兒往地上一坐，開始吹笛子舞弄起蛇來。車上的我們興奮地拿起照相機猛拍，當興致正高時，導遊突冒出一句「蛇很可憐」。一聽到這句話，拍照的人自動停手，且面露狐疑。導遊看出我們對這句話的好奇心，當場上了一堂有關蛇的保育課。聽完之後，我才恍然大悟吹笛舞蛇，對蛇而言是多麼地殘忍。

途經高速公路時，發現路上竟有行人、牛車、駱駝車與摩托車，令我大感不可思議，這就是所謂的異國風情吧！印度就是一個如此與眾不同的神秘國家，因此就算累了，我也捨不得闔上眼小寐片刻，以免錯過任一個有趣或饒富意義的畫面。

新德里市內有座西元前建造的天文塔，高聳壯觀，為鼎盛一時的印度古文明做見證。見到此塔時，我心想原來印度不僅在人文哲學方面發源早，連天文學的研究都起源於兩千多年前。經導遊介紹，才知世界第一所大學是由笈多王朝建於西元五世紀初的那爛陀大學。看來，我真是太小看印度了。

意外插曲

某天晚上回到下榻飯店時，一進大廳即看到民進黨國際事務部幹事張珏快步朝飯店內奔跑，原本以為張珏是他鄉遇故知了，才會如此喜不自勝。我出於好奇也加快腳步上前瞧瞧發生了什麼事。一靠近，才發現眼前人竟是赫赫有名的好萊塢大明星——李察吉爾。頓時，我包包一丟，忘了要務在身，更忘了身懷鉅款，只為與大明星握手照相。其他的男性團員，被我們兩個女生興奮的情緒所感染，也加入討論之列，久久不願散去。

當我在印度國營手工藝中心購物時，竟巧遇曾來台訪問的藏傳佛教比丘尼——丹津葩默，她以英國的血緣背景、閉關雪洞十二年的經歷與發願女身成佛的事跡，引來世人的矚目與好奇。之前當我閱讀丹津葩默的「雪洞」一書時，即深深折服其生活在艱苦環境中的經歷，及在精神上、物質上、情感上的自主。萬萬沒想到，竟能一睹芳澤，這一趟長途飛行真是值回票價。

隨後感

先前提過此代表團成員不僅跨黨派且跨領域，這樣一個組合卻能相處融洽，歡笑連連。無論在車上或飯桌上總是妙語如珠，笑話不斷，什麼政黨對立、什麼流派之分，在此全消於無形之中。我們最常開的玩笑，就是台灣四大政黨在海外達成共識，完成大和解。相處幾天下來，團員彼此之間已建立友誼，不少人還向張創辦人提議明年

再組一訪問團，共同從事全民外交的工作。

古人說：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」誠然，若無此趟訪問之行，印度對我而言，僅是一個遙遠的古老國度。由於相距遙迢千里，我對它的認識全來自書本，似懂非懂。實際走訪一趟之後，所獲得的知識，大大地增廣我見聞。今後，印度已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國家。

印度社會揉合落後與現代、貧窮與富裕，常令人有時光錯亂之感。看的愈多，愈覺懂的太少。雖然我對印度的國情、文化與風土民情已有進一步的認識，但是對其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、安於貧窮等現象，實需深入研究其文化內涵後，方能理解。

感謝

由於所學是俄羅斯研究，因此，儘管我已兩次到過俄羅斯，但它仍為我出國的第一優先。此次若非有幸隨張創辦人訪問印度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我才會踏上印度這個遙遠國度？

代表團在印度期間，外交部駐印代表處錢代表剛鐸先生及全體同仁傾全力協助，並全程作陪。代表處親切周到的接待，令人賓至如歸。尤其，當我們十四日半夜兩點半抵達新德里機場時，一出機艙門，迎面而來的，是錢代表剛鐸先生及其同仁親切的笑容。頓時，飛行的勞累一掃而空。印度冬天入夜後的溫度往往降至十度以下，更添接機工作的辛苦。面對駐印代表處細心周詳的接待與行程安排，感謝之辭，溢於言表。謹以此篇文章表達最高致意。

2010/09/27



「台印合作論壇」團員攝於泰姬瑪哈陵。後排左七為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，前排右五為行政院經建會副主委謝發達，後排右三為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執行秘書劉國興，左五為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副執行秘書汪庭安。